

中华美文精品集

SAN WEN JING DIAN

散文经典

阿古拉泰 主编



远方出版社

中华美文精品集

SAN WEN JING DIAN

散文经典

阿古拉泰 主编

①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松年

封面设计：潘文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华美文精品集/阿古拉泰主编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1998.8

ISBN 7-80595-469-0

I. 中… II. 阿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4197 号

中华美文精品集(上、下)

阿古拉泰 主编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飞达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30 字数: 850 千

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 套

ISBN7—80595—469—0/I·195 定价: 39.80 元

目 录

- 周 涛 时间漫笔/1 梦之队/6 隔窗看雀/10
- 毕淑敏 素面朝天/12 医生提笔/14
- 梁 衡 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/19
- 潘 虹 我的情感独白/25
- 林 杉 独步鸿门/32
- 舒 婷 斗酒不过三杯/35
- 王英琦 大师的弱点/38
- 章含之 忆冠华/45
- 陈忠实 别路遥/51
- 韩汝诚 同龄人的挽歌/54
- 梁晓声 素描与速写/60
- 原 野 雅歌六章/69

- 刘再复 读沧海/75
- 谢 冕 从徐志摩想到文学竞争/79 永远的校园/81
- 吴冠中 又见巴黎/85
- 魏明伦 川剧恋/89
- 车前子 瘦鹤病梅/93
- 王 蒙 蝴蝶为什么得意/95
- 贾平凹 笑口常开/96 说话/100
- 刘心武 心里难过/102
- 刘湛秋 随便找个自己的座位/105
- 马丽华 秋季原野/108
- 刘成章 安塞腰鼓/114 奇崛的一群/117
- 史铁生 我与地坛/122
- 汪曾祺 岳阳楼记/140
- 宗 璞 紫藤萝瀑布/143
- 迟子建 祭奠鱼群/145
- 于 君 普通的一页心情/148
- 赵 恺 难得浮生似白鸥/153
- 张承志 荒芜英雄路/158
- 流沙河 双面碑/165

- 刘 浪 西望长安/168
- 陆文夫 壶中日月长/176
- 董 子 走在大冰河上/182
- 邓 刚 潜进阿木尔湾/185
- 王小波 花刺子模信使问题/188
- 伍立杨 译文的尴尬/194
- 肖复兴 都市三章/199
- 葛兆光 过去的故事/205
- 向 梦 写给前夫/209
- 周同宾 祭幺婶文/213
- 唐兴顺 伤残的葡萄/219
- 邹静之 第一次割麦/222
- 周国平 一个父亲的札记/225
- 唐 敏 女孩子的花/243 怀念黄昏/248
- 冯秋子 蒙古人/253
- 谢友鄞 愧儿红/259
- 王祥夫 想象/262
- 叶 梦 今夜,我是你的新娘/269
- 彭学明 母亲二题/276
- 铁 凝 河之女/284

- 池 莉 一丈之内/289
- 马 力 三清山行/292
- 王安忆 弄堂/295
- 李元洛 云山长忆外双溪/300
- 柯 平 素食者言/306
- 范小青 穿小鞋/309
- 沈天鸿 河流/313
- 当代文学精英 李 钢 猎鼠宰牛/315
- 聂鑫森 湘潭古巷/320
- 西 川 我为什么喜欢玛丽莲·梦露/323
- 赵丽宏 莫扎特的造访/328
- 董 桥 纹木本色/332
- 张抗抗 最美的北大荒/334
- 王小妮 在画报上晒太阳的老人/337
- 佟 石 感谢鱼儿/341
- 流星雨 青蛙现在说话了/343
- 周晓枫 抱菊而眠/346
- 刘水清 干干净净的傅雷/352
- 朱苏进 棋人小品/355
- 许达然 四季内外/362

- 余光中 假如我有九条命/364 春来半岛/367
- 席慕蓉 黄粱梦里/371
- 林清玄 给自己的定价/377
- 李 敖 写给模特儿看的/380
- 陈幸蕙 山中笔记/383
- 龙应台 山间小路/387
- 林燕妮 昨夜梦魂中/390
- 黄河浪 故乡的榕树/392
- 简 嫔 月在青草榻上/396 冬日出草/398
- 张晓风 也是水湄/400 青蛙/403
- 丹 姪 戏画萧仙/405
- 严 力 一群驴/412
- 张爱华 九点三十分的火车/416
- 雷 达 辨质/421
- 韩小蕙 人生难耐是寂寞/427
- 方 方 文边闲话/435
- 王敦洲 超越之魂/442
- 周佩红 海水一次次涌来/446
- 余秋雨 一个王朝的背影/452

时 间 漫 笔

我一出世就沉没在时间里了，时间如水我如鱼。

那是烟、雾、空气的包围，浑然不觉如影相随，我几乎不能明确是我拥有了它还是我正被它裹挟。

它是那样直接、迫近、强大地面临着所有的生命，但是为什么却最容易被忽略？

风无形，可是柳枝拂动、树弯腰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力量；空气无状，可是在阳光透射下，可以看到尘埃浮动、地气上升，目击它模糊的形态。

但是时间呢？

谁感受到它的力量，目击过它的形状？

有过一位诗人妄图正视它，结果那位诗人哭了。他突然发现了一种强大力量的隔离，感到面对一圈无形的墙壁无法穿越的痛苦。

还有一位也是诗人曾经试图接近它，结果他反而给推得更远了。他在江边痴想，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见到月亮的？月亮是什么时候开始见到人的？这个问题是世界柔软的腹部，谁的拳头打向这里，谁就会因扑空而迷惘。

时间是空的。

它大到无边无际、无始无终，如宇宙天空，如一切生灵唯一的裁判，如神；

● 它小到无影无踪、无孔不入，它甚至规矩渺小到了可以被任何一位钟表匠囚禁于方寸之间，如奴隶；

它操纵着生命而又似乎被人操纵。

它掌管了生杀予夺之权而又隐形无声。

处处有它而无它，处处无它而有它。

它是谁？

它是钟表里的刻度，是太阳和月亮的约会；是由黄转绿暗暗托出春天的一只看不见的手，是淹没着宇宙万物的滔滔洪流；是神秘的意志，神秘的脸，是一切生命的杀手和产婆。

谁能画出它的肖像呢？

在我们的想象力的铁路修不到的年代里，一个东方农耕民族，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认识了它，给它起了一个名字，叫“季”。“季”是以四种容颜出现的，循环往复，互相衔接，从未有过一次失误。

当然还是东方，一些狩猎民族，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。因而他们看到的也主要是黑白两色，白天是白的，黑夜是黑的，他们把它叫“日子”。

另外是游牧者，他们很容易把它叫作“纪元”，漫长的动辄千里的迁徙和转移，使他们随着或逆着它移动，也使他们看到了它更真实的茫茫无声的面容。

漏、晷、钟、表。

这些都是人类妄图捕捉住它而设的夹子和陷阱。人们以为捉住了它，紧密地把它关在里面，非常珍惜，仿佛里面关了一只规矩而又准确的小松鼠。

在这种儿童游戏面前，它是宽容的。它不愿意拆穿这种幼稚的错觉。

人们经常爱问的一句话就是，“你有没有时间？”

我们怎么能够有或者没有时间呢？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它赐予的，都为它拥有，就像我们不能说自己有没有天空一样。

它给了我们那么多时日，让我们饮食男女、劳动思考，让我们创造，它多么伟大仁慈！我们每每看到太阳饱满金红地升起，

就把太阳想象为它的脸，心里流露出一一个生命对它的崇拜和感激。

然而也许人们总的来说是让它失望的，人们不珍惜生命，人们不仅挥霍而且极其藐视时间，人们把它给予的一生随便地混过去……于是它使所有的人死去，让新的人诞生出来。结果差不多，于是它再让这批人死去，让新的一代再诞生。如此循环，无数代矣，它的希望竟还没有绝灭，这是多么伟大的耐心！

时间呵，我们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。

在您的忍耐和仁慈之下，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？我们无所事事，没有目标；因为空虚，我们互相勾心斗角；因为无聊，我们把对同类的践踏当做平生乐事。

我们还崇拜金钱，就像小孩崇拜自己屙出来的屎一样。

我们不珍惜生命，但我们却贪生怕死。

我们以自私为核心，但我们经常向别人曲背弯腰、胁肩谄笑；

这些，当然你都看见了。

极度的灵活，超自然伸缩性，不可思议的变幻速度。是的，鼯鼠一般，短肢、细长柔韧的身子，光滑的皮毛滴水不沾，豹头，双眼凝注而有神采。

无处不可穿越，无处不可逃遁。

闪电的一击，比一切猛兽凶猛。

它象征着“短暂”的残酷力量，而这正是时间的另一属性。在这寒冷的、毫无商量余地的时光匕首面前，谁也没有能力躲闪。这位快捷的剑客，它的暗杀从来没有落空过。

恐惧就是这么来的，和生命一起来的。植根于生命的底核，随着大无畏的生命一起生长。当生命吸收营养的时候，它也吸收；当生命衰弱老化的时候，它睁开了眼睛。

恐惧是灵魂中基本的颜色，是使灵魂活动的力量，梦是它的镜子。

不知畏者不足畏。

时间的弥天洪水在通过每一个具体的生命时，是细腻，是一

根伸缩变化的悠长的皮筋。小女孩就是在猴皮筋上找到了它的对应物，她们像一群小鸟，在时间的枝上跳来跳去。她们正处在可以把时间当作玩具的年龄。

“一五六，一五七，马莲开花二十一”。

这种音韵上口毫无内容的歌谣，仿佛不是唱给人听的，因为它什么意思也没表达；但是只有小女孩们爱唱，这些精灵仿佛是唱给人类以外的什么东西听的。

时间对小孩子来说，是那样像老人，慢吞吞地难熬；

时间对老人来说，是那样像顽童，转眼就不见了，怎么也抓不住；

时间对那些伟大的男人来说，是女人；可以占有，可以利用它无形的躯体延续自己短暂的生存，所有伟大的男人都曾使时间怀孕，从而在历史上复印出自己的影像；

时间对那些美丽的女人来说，是男人；它是那样言而无信、轻浮短暂，那样轻易地摧毁和抛弃美。

人们不都是生活在时间的猴皮筋上么？

时间从来就没有公正过。

对排队的人，它磨蹭着；对有急事的人，它拖延着；

对“找时间”的人，它躲闪着；对“赶时间”的人，它飞跑着；

对没办法打发时间的人，它恶意地空洞着。

对美妙幸福的事，它吝啬着。

对辛酸痛苦屈辱的事，它挥霍放纵着。

它就是这样生性荒诞无稽，常常捉弄人。

我们以为时间是帝王，是最后的裁判。

我们总是把一代人解决不了的纠纷、矛盾、疑问留给它，寄希望给它来证明。

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理睬过我们，既不关心也不评判，就像鱼在水中争吵并不与水有关，也像鸟在天上厮斗并不于天有碍。它静静地坐在一切之上，长河落日，大漠孤烟，坐地日行八万里，巡天遥看一千河。

同时它又有细致灵巧的手指，猫的无声脚步……悄然移行。

我是多么渴望看到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事物再现！

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吗？

在时间的尽头，在幽暗的内脏，在呈现着虚无假象的背面，在意识的深不可测的井底，那神秘的、那玄妙的、那不可洞察的创造万物之手——是什么？

周
游
·
时
间
漫
笔

梦 之 队

当
代
美
文
精
萃
卷

是这样一些人来到了球场上，来到了人们用渴望、期待、惊叹、狂热织成的浪潮所包围的这块平坦的谷底上。

海洋的飓风一般的喧嚣在他们的周围和头顶上滚动，从风中，鸥鸟似地不时闪掠出他们的名字。无数的目光交织碰撞，在他们的头顶激起了光环。

他们平静地或微笑着承受荣誉，出现在谷底了。在谷底的两方，有两棵奇异的大树，在大树上，有一只悬挂着的空篮子。

篮子的底儿是漏的。

他们的任务，是给这个漏了底儿的空篮子里装满果实。是的啊，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并且是徒劳无益的工作，这是一个可笑的任务。是谁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可笑的任务呢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全世界此刻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来完成这项任务，没有人觉得荒唐可笑。

为什么要笑呢？只有疯子才会笑！

全世界假如有 50 亿人，那么正有 5 亿人在屏息静气地、非常紧张地等待着这一神圣的时刻。

悬在空中的篮子也等待着。

是这样一些人来到了球场上，主要是一些黑人，还有一少部分是白人。他们出现在这块专门为他们制造的空地上，出现在

两棵树的中间，仿佛亚当最早出现在伊甸园那样，他们的眼睛盯着那棵树，怀里抱着果实。

他们左顾右盼，并且互相打量。

他们像最早的人那样；手臂很长，两条腿长而有力，屁股又圆紧又结实，目光单纯。他们全像一群单纯的巨人，肌肉发达，精力饱满，头颅的形状保留着人类本质的形态。黝黑的皮肤和闪闪发亮的牙齿，辉耀着狩猎时期先祖的英姿。

今天晚上，他们将上演出扑打、拼抢、奔跑、腾跃、旋转、运行以及种种有关人类体能极限的闹剧，这一切在欢呼声浪中的表演无非在告诉周围的观众这样一个真理：从前人类全都能够这样做的事，今天只剩下这样几个人还能做了。

啊，梦之队！

是谁想出了这样一个名字，难道他们当中还残存着诗人吗？
远古的梦，人类昔日身影再现的梦想和梦境！

梦境开始了。

只有梦才可能有这样的飞升，人体在飞翔中旋转，极力伸向更高的高度，让手臂超出树的顶端之上，让人像鸟一般盘绕、环翔于树巢之上；

只有梦才可以有这样的奔跑，从一座山峰轻轻一跃，在另一座更高的山峰上落脚，从大地的这一端一跳，瞬时在大地的另一端出现；

也只有梦才可以允许一个人如此骄傲地表达自己，汪洋恣肆，肆无忌惮，狂呼乱叫，纵横如入无人之境，从众人的头顶之上飞过，一人力挫群雄；

还是只有梦才能够使十个凶猛强悍的巨人在对抗中宽容，在冲撞中理解，在拼抢中配合，在他人神奇的一扣中由衷地喝彩！

久违了的梦啊！

在现实中久已不复存在的梦啊；

公正、准则、道德、勇气和创造；公众的良知、口哨与喝彩、个人崇拜与集体荣誉；货真价实的力量角逐与不负众望地掀起热

● 情；平等与突出，众星与灿烂的星，单纯的方式与复杂的实现，天赋与承认，简单与伟大……久违了的梦想啊，在现实中久已不复存在的梦想啊！

那是一个象征物。

那个圆的、饱满的、蹦跳的、仿佛自身有生命的球体，是典型的象征物，再没有比圆更合适的象征了。

这个果实，这个象征物在巨人们的争夺和追逐中化解着，化解成为各种由它概括后消化了的事物。

我看到的是一只灌丛外惊慌逃窜的兔子，它在一群捕捉者的脚下躲闪。它很灵活但是终于被一个纵身扑过去的家伙紧紧捉住。

我看到一只獐子在飞快地逃跑，围猎者们在堵截、追赶。它凌空弹跃而起，妄图从围猎者的头顶跳出去，但是不幸在空中被一只有力的手抓住。

……一只进退无路的野猪，一只在争抢中挣扎的狐狸，一只被发现后扑喇喇扇动翅膀企图飞走的山鸡，一只被困堵的妄图从空隙间夺路而逃的褐熊……

这一切都被概括提炼为一个圆、一个包孕着生命的球体，然后在想象中重新诞生。

这就是人类的果实。

它从来是需要依靠配合、合作才能取得的，也从来是拼抢、争夺的对象，它是生产劳动的模拟、人类体能和智慧的再现，也是战争的缩影、社会组织原型。

啊，那个悬在空中的没有底的空篮子！

你永远装不满它，无论你使了多大的劲儿，无论你跳得有多么高，姿势有多么优美，往里扣的时候有多么凶狠，你还是装不满它。

但是看台上的人们不厌倦地鼓励你：迈克尔！你太棒啦，再装一次，装满它！

看台上的人需要你装，他们需要你把体力发挥干净，一点儿也别留。他们是在现实中丧失了幻想、激情、单纯和勇气的人，他们的心灵和肉体都已经十分疲倦、非常衰退，他们想在今天晚上找回那些失去的东西，他们寄厚望于你。

“迈克尔，再来一次！”他们喊道。

你像孩子一样纯真，你经不起鼓动。你经不起鼓励和诱惑，就因为你是一个身躯的巨人而同时却是一个心灵的孩童；你总是希望着，尽管你的希望注定每次都落空！

你振奋精神，一次又一次地向那个空篮子扑上去——就像那位不断地向山顶上推巨石的神一样，也像用石子儿填海的精卫鸟一样，拼尽全力地徒劳。人在徒劳啊。

喂，你没看那只篮子是空的吗？

看到了。

那你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往里装？

为了梦。

为了梦？

对了，“梦之队”。

但是观众知道什么是“梦”吗？

起码今天晚上知道。

可是只要天一亮他们就会全都忘得干干净净，懂吗？

那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。

迈克尔，明天还打吗？

对，明天还打。

迈克尔，你老了还能打吗？

老了……？

对。

如果我老了，那么那个空篮子还会在么？